



从黑格尔出发

Starting with Hegel

[美] 克雷格·B. 马塔雷斯 著

陈明瑶 叶卫挺 译

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从黑格尔出发

tarting with Hegel

[美] 克雷格·B. 马塔雷斯 著

陈明瑶 叶卫挺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 08-2016-09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黑格尔出发 / (美) 克雷格·B. 马塔雷斯著; 陈明瑶, 叶卫挺译.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316-9358-1

I . ①从… II . ①克… ②陈… ③叶… III . ①黑格尔 (Hegel, Georg Weheln 1770-1831)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 ①B51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1730 号

Starting with Hegel © Craig B. Matarrese, 2009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从黑格尔出发

CONG HEIGEER CHUFA

作 者 [美] 克雷格·B. 马塔雷斯 著
译 者 陈明瑶 叶卫挺 译
选题策划 王毅
责任编辑 宋舒白 安畅
装帧设计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责任校对 张爱华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猫店 <https://hljjycbts.tmall.com>
E-mai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45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9358-1
定 价 36.00 元

第一章 走近黑格尔	001
第一节 黄昏的落幕	007
第二节 推测解释学	019
第三节 有机统一和自我发展	026
第四节 本书结构	030
 第二章 黑格尔早期作品：战胜分离	 033
第一节 对哲学的需要	038
第二节 爱和认识	043
第三节 上帝本身已死	047
第四节 疏远、群体和国家	053
 第三章 《精神现象学》：意识的满意和不满	 059
第一节 代替和黑格尔式反语	063
第二节 纯粹和不纯粹的认识	069

第三节	自我异化精神	074
第四节	通往绝对知识的途径	083
第四章	黑格尔的百科全书：存在、自然和思想的结构	093
第一节	扔掉梯子	098
第二节	理性和理解力	102
第三节	自然的必要性	107
第四节	精神的出现	112
第五章	《法哲学原理》：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	119
第一节	自我实现和“道德生活”	124
第二节	认同和外化	130
第三节	依照理性去行动	136
第四节	教化和公社	142
第六章	历史哲学：理性统治世界	149
第一节	历史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154
第二节	自由的道路	161
第三节	进化论和“历史终点”	165
第四节	现代国家的黄昏	170
第七章	绝对精神：艺术、宗教和哲学	177
第一节	绝对基础价值	181
第二节	艺术是过去的事物	186

第三节 宗教是为了所有人	194
第四节 哲学的实践	198
参考文献	202
索引	217
内容简介	224
作者简介	224
译者简介	224

走近黑格尔

第一章

有人认为清晨早起读报是一种很实在的晨祷方式，由此可以调整自己对世界、对上帝的看法，或者知晓世界到底是怎样的。认为自己已经了解周遭的情况，所以报纸带给他的安全感就基本等同于上帝或者世界带给他的安全感。(JSII 547)^①

自西方思想传统之初，哲学就一直被两种基本对立的力量驱动着。一种是引导哲学家构建伟大、无畏又彻底的理论，形成单一的关于无限应用的组织原则，并且让他们深层次地投入唯心主义和乐观主义中去；另一种则引导哲学家去实践那些适用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怀疑和警示，去追求大部分精确和可测量的事物，同时留意到大量的细节以及经验的不均匀性。因此，19世纪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把这两种倾向分别描述为“空想主义”和“现实主义”(PRG 10)；

① 此文中注的字母缩写是作品的缩写，数字为对应的页码，详细书名参见本书的参考文献。如，(JSII 547)表示引自《黑格尔全集第二卷：耶纳尔·施里弗顿 1801—1907》，第 547 页。

古希腊诗人阿尔齐洛科斯（Archilochus）曾说过“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却知道一件重大事情”（HF3—5），于是20世纪英国哲学家艾萨亚·柏林就有趣地将这两种倾向叫作“刺猬”和“狐狸”。可能很多哲学家的直觉都会符合其中一种倾向，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被一种力量驱动就会过于片面了。在任何情况下，哲学都同时需要这两种驱动力，因为这其中的任何一种都能帮助我们扩展对于自身和世界的理解，甚至还能检测出另外一种力量是否过剩。

在哲学历史的长河中，尽管会有在一定的时间内出现一种驱动力压制另一种，但最终都会迎刃而解：另外一种与之相反的驱动力会重生，继而达到平衡。比如说，古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们，阿那点西曼德、毕达奇拉斯和赫拉克利特，他们都是“空想主义”的刺猬，致力于探讨和研究关于宇宙的科学观点。但在那个时候，这个观点得用扩展性的范围与应用来假设基本原则，而且关于人类理性和认识的假设是没有限制的。没过多久，苏格拉底开始质询对知识的索求，更加关注意思和语言中那些更加精妙的地方，同时也真正开始要求学术诚实。苏格拉底教会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无论这相反的哲学驱动力有什么样的特征，它们都产生了知识：认识本身的无知（苏格拉底式无知）本就是一种智慧。

随着17世纪与18世纪启蒙运动的开展与深入，以及现代科学越来越占据优势，现实主义、怀疑主义和以经验为主的倾向也逐渐形成。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怀疑一切事物，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继

续他的工作，将怀疑主义跟新出现的科学质询模式和手段融合在一起。也正是休谟叫醒了在教条主义中熟睡的伊曼努尔·康德，使得他减少了对理性的野心（PFM260）。

进入：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这个 19 世纪德国哲学界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空想主义“刺猬”，他远大的哲学雄心和非凡的才能一直让他享誉至今。当今对于黑格尔的看法并没有错，但却是惊人的一边倒：他的确想让哲学如同阿那点西曼德、毕达奇拉斯和赫拉克利特想象的那样强大，但他也想要所有反向驱动力中出现的那些值得赞美与肯定的特性。黑格尔想要哲学的所有部分，空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刺猬和狐狸；他想要的是英勇无畏和富有创造力的哲学，同时又是科学严谨，对一切经验因素负责的哲学。他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如此定位明确、等量地利用这些基本哲学驱动力的哲学家。

当今的哲学家大部分都是现实主义者，鉴于 20 世纪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点也不奇怪。科学提供了即使不完整但却令人信服的解释，它包含了一切事物，从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演化发展到极其复杂的胚胎学和人类大脑。诸如此类的现实主义直觉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 20 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哲学学生（至少是在说英语的世界中）会一直被一些冒失且无用的评价黑格尔的言论所绑架；比如，伯特兰·罗素和卡尔·波普尔都对黑格尔做出了马虎、似是而非且不可宽恕的评论，毒害了整整几代的年轻哲学家（PP 116—119；OSI 121, 144, 161；OSII 32, 41, 64, 245）。然而，黑格尔值得一个公

平的解读，而不是我们出于直觉的、一边倒的反应；我们有义务要给他一个公平的解读，来看看我们对他的哲学能否达到贤明的评定。

在开展这个公平的评定过程中，我们可能要考虑把黑格尔的哲学看作一把重要的钥匙，而这把钥匙几乎可以打开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每一个潮流。在众多对黑格尔哲学做出的反应中，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能找到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实用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的思想根基；仅举几个例子，像尤尔根·哈贝马斯、赫伯特·马尔库塞、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让·保罗·萨特、米歇尔·福柯、约翰·杜威和贾克斯·德里达（Jaques Derrida）这些人，对黑格尔哲学都有特定的反应。甚至是当代致力于分析哲学（比如罗伯特·布兰多顿和约翰·麦克道威尔）和女权主义（比如朱迪斯·巴特勒、南希·弗雷泽、德鲁西拉·康奈尔和虽非近代但仍值得提及的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哲学家都以某种方式运用了黑格尔的思想。不管是谁，如果对这些思想浪潮感兴趣，那么他或她都得好好理解一下黑格尔做了什么。

我们可能也注意到了黑格尔哲学对当今哲学中出现的问题和争论点以及其他学科都有很广泛的影响。专业的哲学家对此都是十分确定的，正如证据显示的那样，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兴起对黑格尔的研究，写他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也将黑格尔学说带回到了关于社会和政治哲学、认识论以及心理与语言的哲学讨论中。除了哲学家，当今的理论物理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儿童心理学家、公共政策专家、环保

主义者、律师、音乐家和其他职业者都在阅读黑格尔的文章。因为黑格尔认识在哲学、政治科学、历史、经济学或者其他学科中没有死板的学科界限，所以，对于黑格尔的作品出现在这些领域中并被证实十分有用，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除了这些学术问题外，黑格尔也认为，哲学应该对普通群众的生活产生影响。他认为任何人甚至是无意识中都会对哲学解释或者这个世界的其他事情做出一些贡献，然后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关于这个解释，人类生命的目标或者尽头是什么？如何才能得到它？又如何知道我们何时到达那里？以及究竟有没有一个合理的目标？黑格尔认为我们很可能错过了这些关于我们思想和这个世界的特点。我们对这些特点过于熟悉，因为他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常识”在哲学上是对于世界丰富的解释，既揭示又隐藏了我们思想的结构，因此哲学应该严肃对待它。黑格尔甚至催促我们去理解这个结构，因为它往往包含了最终引发人类苦难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哲学是一门最会分析这些结构并诊断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学科。

黑格尔哲学到今天都还是鲜活生动的哲学，不仅仅因为它是自觉地建立在对于前两千年哲学探究最好的理解上，也是因为它的解释方法和历史方法推动我们去发展最全面和最令人满意的解释，解释现代人要做什么，我们是如何思考所采用的方法以及如何拥有目前这么严肃对待的价值观和利益。当然，这真的是一个哲学家的雄心，来接受这样艰巨的（比如黑格尔信徒）任务，去构建如此全面的解释，好

让我们去质询是否能承受自身理论的严密性。最后，我们可能无法满足黑格尔哲学的雄心；不管我们对于成功的预估是什么，但任何为了结果的努力都会给予我们丰厚的回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自己的故事跟黑格尔的故事一样：在过去的 180 年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们解释自己的方法也变得越来越深刻和精致。今天，运用黑格尔哲学是指我们要从目前落实的观点出发，加上从那时以来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的事情，来重新解释黑格尔思考过的事件和观点。

任何试图证实关于黑格尔是重要的且与当代相关联的言论，都要基于对黑格尔每一部作品的谨慎考虑；这一章就是对这个项目的介绍，包括：（1）简单介绍黑格尔的生活、作品和在黑格尔之前的哲学家，然后解释贯穿黑格尔所有哲学思想中的两个最重要的主题；（2）他的推测解释学；（3）他对有机的统一和发展的看法；（4）整本书的结构以及我的观点。

第一节 黄昏的落幕

黑格尔认为哲学实质上是解释的一种回看和重构类型，关注我们的价值、问题和利益是如何形成现今的意义。他坚称理解我们的想法通过历史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能真正地让我们

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想做什么。黑格尔哲学是历史主义论，虽然他在捍卫这个基本倾向时并没有提及个人经历，但猜想那些戏剧性事件和预示事件塑造了他那一代人的希望、雄心和恐惧，并且对他的哲学倾向有一定的影响是合理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重构塑造了黑格尔事业的哲学问题，将之作为与黑格尔个人看法相连贯的说明性练习；我们也要努力识别出这些问题是黑格尔直接从前辈的经验中采纳的，还是用了一些重要手段重新调整和修改的。

黑格尔于 1770 年出生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他见证了法国大革命的成熟，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的顶峰，巨大的工业革命，市场经济的增长以及欧洲文化与政治的转移。启蒙运动的普遍合理性和现世的人文主义思想使得法国大革命生机勃勃，拿破仑权力的不断增加以及帝国的不断扩张，尤其在德国激起了一股强烈的采用浪漫主义形式的逆反应：个性、艺术和神秘主义的宣扬，传统文化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抵抗方式。虽然那时的德国是由零散的封国组成，这些封国大部分都是腐败专权，部分的浪漫主义反启蒙运动以国家主义形式展现；但自从神圣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后，统一的德国还没有出现，所以浪漫主义的原型，国家主义只能建立在充满希望却模糊的可能性上。在任何情况下，德国的浪漫主义有多强盛，那么支持即将到来的改变力量就有多强烈。黑格尔早期接受的教育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但他的确也感受到了浪漫主义的推力；在这些政治文化潮流的交汇中，生长于德国的民众的确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矛盾心理。

1789 年到 1830 年左右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同时也是哲学革命时期。德国哲学家似乎从法国人手中偷走了这个革命，并且成为“领头羊”，开始了文化和思想转变，接着他们的思想又横扫了欧洲大陆。康德是德国当时哲学的灵魂人物，他反对符合常识的看法——外部世界既独立于我们又可以通过理性去认识，这激发了人们去标新立异地看待整个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观点。在《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1781）中，康德写道，人类经验的所有基本特征实际上都来自我们自己的贡献，而不是将我们排除在外的这个世界的特征；甚至空间和时间都是我们思维的产物，思维是我们任何经验可能产生的必要条件。康德将他的革命性的举措描述成哥白尼式的举措，因为他扭转形式的方法几乎与哥白尼捍卫宇宙日心说而不是地心说的方式一样：一旦我们确认观察者致力于观察行动，那么一切都改变了（KPRB xvi）。在康德之后，认识主体不再被认为是消极地接受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而是正积极地在经验上实行结构的主题。因为理性不能逃脱我们加在经验和判断上的范畴结构，作为“现象”只有它们出现在眼前，我们才能得知。不管是什么，只要超越了范畴，我们就无法了解这个“实体”世界。

用康德的观点，我们无法通过理性得知外部的世界，所以理性的雄心一定是被控制且严格限制的。但康德认为用这样的方法减少理性的主导，实际上是可以为那些能应用于道德和宗教的声称留下空间。他坚称我们可以代表观点中的道德层面，去说或者假设一些事情，这

些事情不属于理性声称，但仍旧有趣且重要。确切地说，他认为如果道德能讲得通，我们必须假设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由意志，假设灵魂是永生的，还得假设上帝存在。理性证明不了这些声称，但因为道德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接受它们。康德在他的第二本叫作《实践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1787）的著作中确认了这些假设。该书重申了一些关于道德的论点，这些也曾出现在他早期的作品《道德形而上学原理》（*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CPR 5 : 122）中。在这些著作中，康德捍卫了“无上命令”——一个倾向于对所有人类全部有效的道德原则：只有确认这个行动的格言是普遍的道德法则，才能行动。这只是康德认为的众多“无上命令”法则中的其中一条，不过有一个更加直接的法则：把人当成自身的目的，而不只是当作一种工具（GMM 4: 402—403, 428—430）。

可能比“无上命令”众多的个性化更重要的是康德对于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的新观点。在他的观点中，为人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和我们是理性的。因为我们既自由又理性，所以能理解道德职责要求的东西，我们会用道德的方式真诚地行动；也是同样的原因我们在世界上有一个特殊的道德立脚点，作为人类有一个彻底的价值观，不能被违背或者削弱。但因为康德接受受制于牛顿定律的自然机械论，所以他只能通过替它索求一个独特的形而上学地位来捍卫我们拥有的自由意志。康德认为我们的自由意志同时存在于两个世界：在物理定律之外的自发和独立世界，我们“实体”的意愿；

也是经验决定世界中的意愿，我们“现象体”的一部分（KPP A 577—578）。

康德并不是首位认为自由和理性是人类自我最基本特征的哲学家；启蒙运动中关于自我的观点至少是在笛卡儿的时候就开始了，接下来休谟和让-雅克·卢梭的贡献和探寻都显示了自我观点的起源和增长的不稳定性。从笛卡儿开始，自我就获得了一个新的超越经验且普遍的位置，开始对组成或者至少说调解我们世界全部的经验和其他的个体负责。这个自我的观点是很狭隘的，因为它只关注意愿和理性，排除了其他可能相关的成分；这个观点也是非同寻常的乐观，因为它假设我们的自由是绝对的，我们的理性是大脑的决策机能，不受激情的影响，极其的有权力，而且在操作中十分清晰。虽然那个时候康德的文章已经相当成熟，不过，在休谟的怀疑论挑战理性至高无上性和卢梭浪漫主义的个人政治化下，自我的观点已经快要崩溃。康德的观点，可以看作是拯救开始于笛卡儿的启蒙运动自我的最后的垂死挣扎：这只有在一个彻底的限制领域中理性才可以证明关于它的声称；只有在的一组详尽的“猜测”中我们才可以拯救道德和宗教，因为我们了解它们。

比起自己的那一代，康德对下一代（黑格尔这一代）具有更大的影响，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的观点既激进，又是某些东西的丧钟，给他的同龄人做出了难以消化的“饭菜”。年轻的一代才能看到启蒙运动关于自我的观点在康德这里已经到达终点了：“自我”是超越经验的、普遍的、清晰的同时又不受自然法则的约束，这样过高的雄心